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十九至
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_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_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十九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英宗正統四年六月癸巳河南開封衛輝彰德三府各奏自五月至今淫雨河漲漂民居舍禾稼上命行在

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五年七月庚辰河南開封彰德諸府自五

月至七月淫雨河水泛漲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壬寅順天保定河間順德廣平自六月迨今淫雨連

綿河水泛濫事聞命行在戶部遣官覆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八年七月甲子久雨黃河汴水泛濫壞隄

堰甚多詔隨宜浚築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九年閏七月戊寅直隸大名山東濟南河

南開封衛輝懷慶各奏河溢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十年九月辛巳陝西鄜州奏今夏大雨河水

泛漲決本州城垣一隅敗官民廬舍欲先修理城垣而被患之
餘工力不堪乞分命屬縣協助從之 庚子河決金龍口陽穀隄
張家黑龍廟口上命山東三司亟修完之 十月辛亥河南睢
州磁州祥符杞縣陽武原武封丘陳留安陽臨漳武安湯陰
林縣涉縣皆以今夏久雨河決淹沒民田屋宇畜產無算巡
撫少卿于謙以聞上敕河南三司率夫往修之

明英宗
實錄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

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續文獻
通考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六月壬申河南陳留縣奏今年五月間河水泛漲衝決金村隄及黑潭南岸已倩人夫修築將完復決比舊深濶難制乞命軍夫協力修築從之
秋七月寧夏久雨河決漢唐壩敗黑山營及沿邊汝箕等口闕牆墩臺總兵都督同知黃真以聞上命真亟率工修完之 七月己酉河決河南八柳樹口漫流山東曹州濮州抵東昌壞沙灣等隄傷民田廬無算事聞工部言水勢洶湧恐敗各州縣城垣請令山東三司於

附近不被災府衛發工修築視其緩急而先後之察其窮乏而撫卹之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視其事

十二月丁丑工部右侍郎王永和修沙灣等隄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敕河南巡河及三司官修塞上敕責之曰八柳樹河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患及山東特簡命爾往董其事冀在急卹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以築塞之工諉之與人

不知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術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春冬水小暫能閉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躬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修塞金龍口等處如何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為民害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略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以聞或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

明英宗實錄

是年河溢滎陽縣自

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明會典

黃河經開封府北東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東南至項城矣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而東抵項城遂達於太和由界溝稅子鋪等集東至界牌達和西南達潁州正陽注於淮俗呼為惠民河即宋時漕

河也上通古汴下達淮泗

太和縣志

正統中河溢陽武城郭村落比日盡

目盡海記四

是年河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七月河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勃海決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於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

名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
滙於梁山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
河入於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
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故道遂淤至是又
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
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
葉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
略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我朝河決則慮併

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為尤急

續文獻通考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於海
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
年為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云河徙
故瀆並不言所在唯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
大河在東北入海故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在今彰
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既塞宣房
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

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
河間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
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
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
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北
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即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
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
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

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於淮為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閩若據四書釋地續

正統十四年春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奏治河事宜先是沙灣之役永和以冬寒遽停工又以決自河南敕彼共事上切責之至是言黑陽山西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隄宜時啓

分水二空瀉上流庶可亡後患從之

谷應泰明紀事本末

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公受

命往治之浚泄有方軍民受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

以能事簡預扈從竟殞於國事云

陳循撰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碑

按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甲午舉人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五月辛卯上聞沙灣等河修理略

有成績詔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今農務方殷其令

軍夫休役河南山東河口隄岸乃命各巡河及三司官

乘時率工濬築

明英宗
實錄

明景帝景泰三年四月丙子遷河南原武縣治先是黃河決縣治城垣學舍俱淪沒古卷縣址去舊治十餘里地頗高爽乃遷於其處從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王暹奏請也八月丁丑陝西大雨黃河泛決延安綏德等處城圯都督王楨以聞命楨督工並修完之九月辛卯敕諭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近聞南京地震江淮以北直至濟寧水漲淹沒房屋禾稼遠近乏

食棲止無所或至流移及東昌府接連河南地方往因
黃河奔潰北流散漫衝決漕河隄岸阻滯官民運輸雖
嘗遣人修濬尚未有經久計此皆朕所晝夜在心不遑
安於寢食者也朕以爾為憲臣之長素有幹濟之才特
命往理其事凡所至處苟有可以安輯國家拯濟生民
通順河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爾廣詢訪便宜而
行有應奏請及與山東河南巡撫方面府州縣及公差
官員同議從長處置者並聽行務在停當舉之有益行

之無弊凡前數事為之果有成效爾即具奏還京爾其
欽承朕命毋怠毋忽仍命文以太牢致祭於朝宗順正
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曰朕為民牧神為河伯皆上
天所命今河水為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
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為利而不以為
患然後各得其所而俯無所媿專俟感通以慰懸切

明景

帝實錄

明景帝景泰四年六月己丑巡撫河南右都御史王暉

奏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為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為二一自新鄉八柳樹決由故道東經延津封丘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開封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康等處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為患特甚雖嘗於城西沿河築小隄內又築大隄皆約三十餘里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往歲久雨已沒小隄今歲復壞大隄之半不即修塞必及城垣其害非小臣會同三司計議請於不被災府

衛州縣起倩軍夫倍築大隄用防後艱從之 七月丙辰朔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河南開封衛輝南陽山東兗青萊諸府各奏自五月以來淫雨連綿河水泛溢租稅無徵俱命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己未太僕寺少卿黃仕雋奏臣經過河南見黃河一派自滎澤縣南流入項城縣界一派自新鄉縣八柳樹北流入張秋會通河兩派河流皆經六七州縣約有二千餘里俱係民間耕植之地民皆蕩析離居老稚不相保聚或徙或聚為盜而

有司猶徵其稅民屢訴告戶部恐失糧額不與分豁夫
古者計地徵稅猶恐傷民況取無地之稅乎乞敕所司
覆視免徵加意撫卹從之 八月乙酉朔戶部養病主
事鍾成奏黃河衝決被其患者尤莫甚於原武縣蓋原
武北自舊黃河黑羊山界南自古汴河陳橋鋪界相去
五十餘里水皆浸灌縣治居其中於今已六年矣男欲
耕而無高燥之地女欲織而無蠶桑之所束手愁歎坐
待其斃屢蒙朝廷發廩賑濟然水患未除民饑無已倉

廩之積恐不能繼乞敕有司疏濬築塞以消水患轉運

鄰近糧儲以備賑濟從之

明景帝實錄

是年命官塞沙灣決

口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

即荆

隆口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明會典

自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至是始命官塞之至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詳見運河

明景帝景泰五年八月山東東昌兗州濟寧三府州大

雨黃河泛漲淹沒禾稼

明英宗實錄

明景帝景泰六年六月癸未河決河南開封府高門隄
二十餘里詔修築之 七年河南彰德亦決

明英宗
實錄

明英宗天順元年三月癸酉工部奏河南祥符縣逼近
黃河舊有大隄四十餘里用護城垣近年為雨水衝決
千百餘丈不即修築恐妨城垣請令河南三司於無災
州縣量起夫修築從之 九月丙寅直隸揚州鳳陽淮
安三府中都留守司所屬鳳陽等衛及直隸徐州等衛
各奏今年三月至五月田苗旱傷六月以來天雨連綿

河湖泛溢復被淹沒命戶部覆視之十月庚子河南

開封府原武滎澤二縣各奏今年六月以來天雨連綿

黃河泛溢田禾俱被淹沒命戶部覆視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三年六月戊辰戶部奏河南開封府所屬

祥符等四縣天順二年雨多河溢淹沒民田千六百三

十二頃無收應免秋糧米四萬九千八百零四石馬草

六萬二千七百一十四束從之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天順四年八月甲辰朔順天府奏今夏先旱後

潦直隸真定廣平河間大名河南開封汝寧諸府各奏
六月間驟雨河隄衝決禾稼傷損事下戶部令所司覆
視以聞 癸酉河南都指揮使司奏本處城垣逼臨黃
河雖有隄岸常為衝決水至土城為人害者數矣夫城
中所仗土城須高堅庶保無虞不然倘水溢為害灌土
城而內則王府三司衛府務局軍民屋廬悉為魚鼈矣
乞敕有司備物料夫役臣等率軍餘於農隙之後歷視
其坍塌虛薄者以漸修完從之

明英宗
實錄

明英宗天順五年七月丁巳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璧同都布按三司奏自六月終霖雨黃河漲七月初四決汴梁土城當時築塞磚城五門以備至初六日磚城北門亦決城中稍低之處水入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過半公帑私積蕩然一空周府宮眷并臣等各乘舟筏避於城外高處速召鄰近州縣官多率舟筏赴城救濟軍民然死者已不可勝紀許州襄城縣亦奏水決城門淹沒官民廬舍死者甚衆上命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之

遠陛辭賜敕諭之曰黃河衝決為患非小卿須多方設
法消除水患築塞河隄務令堅完仍巡視下流開通疏
濬以泄城中積水尤先撫卹被災之家有缺食者於附
近官廩出粟給之或勸諭富家賑貸被災田畝蠲其租
稅官舍民居以次修理須水患止息事妥民安然後回
京 九月壬子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奏開封南陽河南
懷慶衛輝汝寧彰德七府宣武河南睢陽三衛六月以
來驟雨彌旬河水泛溢漂流民居淹沒穀豆糧草籽粒

無徵上命戶部覆實以聞十一月辛丑河南都司指揮使夏忠按察司副使張諫下錦衣衛獄初河溢入城按察司劾忠賣放築城士卒城未就致水為患忠素惡諫疑所劾皆出於諫遂誣奏諫侵欺賑濟粟麥諸罪上命錦衣衛官往案之互有虛實遂俱下獄忠坐徒諫坐杖俱贖還職

明英宗實錄

天順五年黃河溢決開封府城由安遠門入淹沒官廨民廬甚衆命工部侍郎薛遠塞之

河南通志按遠字繼遠無為

州人宣德壬戌進士歷南兵部尚書

維開封城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隄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正統戊辰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北入淮如故築隄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隄日增而城益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

六日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
官衛儒黌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圯力能
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往往溺死事聞上特命工
部右侍郎瓊臺薛君遠往拯治之乃命官督夫下椿捲
埽作截水隄二百四十餘丈決旬隄就決口絕流而
水趨故道蓋首事於是年九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
月二十六日輟工

呂原
記略

是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衛輝府之獲嘉縣河流

遂絕

禹貢
雖指

明英宗天順六年十二月戊辰內閣臣言河南乃中原
重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軍民饑窘況黃河泛濫衝開
城隄淹沒人民至今水患未息宜用人提督修理今副
都御史賈銓巡撫山東事情已寧宜令其兼撫河南上
從之

明英宗
實錄

明英宗天順七年二月庚辰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輝
考滿至京奏黃河國初在封丘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

三十里復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
徐呂二洪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
舊河支河俱湮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逼城命
築隄四十餘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復傾潰然尚未至
決城壕為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既決磚城
隨崩公私廬舍盡沒男婦溺死不可勝紀數十年官民
資畜漂失無遺七郡財力所築之隄俱委為無用之地
矣皇上憫視元元遣工部右侍郎薛遠往治雖稍平復

而人心尚爾疑懼臣惟黃河四瀆之宗天下之水莫大者也今不循故道而併流入淮是為妄行為今之計在疏導之以分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仍行隄防之策臣恐開封終為魚鼈之區矣不此慮者或為疏浚之事勞費不任殊不知欲為長久平治之道雖勞費有弗足計不愈於累年修築之勞費哉或謂濬河不如遷城此尤其妄者城為民設水患不息民困未已城何為焉又況所費不貲豈易為哉臣愚則始終惟疏濬之是計也伏

乞皇上不鄙芻蕘即敕該部計議移文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賈銓令所在三司先以金龍口河開濬寬濶俾水流通以接漕河仍相度舊河或令有泄水之處講求古法酌為時宜而興工開挑不必計其速成務為經久之計合用軍夫人等皆設法給以器具口糧則勞而弗怨費而弗傷何水患之不息哉章下工部以其言頗合時議請敕吏部如例陞擢即命其往同河南管河參議何陞如其言而行之仍命右副都御史賈銓總督而責

其成功從之

明英宗實錄 有明盛時一切官民人等俱得上書言事藩幕金君之奏何其所見

之明所慮之遠也朝廷從其言而行之特予之陞擢宜哉

明憲宗成化二年閏三月庚辰改築寧夏河西寨城於

高阜地以舊城為河水衝決故也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四年十一月辛未行人于坦言原籍山西

石州城下有河一道流入黃河邇者河路崩塌約長三

十餘丈遇天雨水溢崩塌之處復倍於昔請䟽通舊河

以固城垣事下工部請命三司勘實區處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六年四月己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瑩言寧夏屯守之資全賴黃河水利前人創立漢唐二壩引黃河之水分為二渠以滋灌溉啓閉蓄洩專人掌之先以邊警展築唐壩關堡獨漢壩城堡未立累被搶掠欲得如例修築且請易二壩之木以石環以周垣庶便屯守事下工部以為須待覆實乃報從之五月辛卯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為河南患蓋以水勢瀾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日食以

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校槩指為園場屯地投獻邀賞王信之輒便標封界至占收籽粒有不從者興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言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陂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

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間乃創起科例致令
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百姓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
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累之患矣戶部覆奏

從之

明憲宗實錄

明太祖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大哉皇仁景泰創起科例長告訐之風

貽賠累之患釀毒至今
嗚呼仁與不仁而已矣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四月乙未陝西涇陽朝邑及金縣

蘭州水漲河決漂沒人畜無算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四月乙卯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

張瑄奏今歲首黃河水溢淹沒民居瀾漫田野不得佈種乞將王府祿米改派及賑卹被災軍民上命戶部知之五月癸酉以黃河水災免河南睢州夏稅小麥秋糧絲草睢陽衛屯糧籽粒

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成化十四年七月丙戌十三道御史以異災上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五月以後驟雨連綿河水泛溢平陸成川禾稼淹沒人畜漂流死者不可勝紀事下戶部覆奏上遣官賑濟八月壬寅巡按直隸御史

范珠奏江北河水為災徐州尤甚夏麥一空秋禾失望
疏入下所司知之 九月癸亥黃河水溢衝決開封府
護城隄五十丈居民被災者五百餘家 十一月癸亥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衍等奏河南地方累有河患
皆由下流壅塞以致衝決散漫淹沒民居今宜自開封
西南隅新城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疏濬壅塞以洩
杏花營上流水勢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道散漫
以免祥符鄆陵諸縣睢陳歸德諸州淹沒其衝決隄口

則俟水落之日興工修築工部覆奏上仍命衍等斟酌

行之

明憲宗實錄

是年春黃河決祥符縣杏花營 秋七月河決延津

西界村泛溢七十餘里又明年徙之縣南

河南通志

河自延津縣南徙入封丘而延津遂無河矣

禹貢錐指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寅遷河南滎澤縣治於北

丁鋪以避黃河水患也

明憲宗實錄

成化十七年河決河南詔起復公以工部侍郎往塞

之至則集丁夫分工授任決口遂塞

王鑒撰兵部尚書薛公神道碑

名遠公

明憲宗成化十八年五月丁巳河南開封府州縣黃河

水溢淹沒禾稼

明憲宗實錄

是年六月河南諸水皆溢

河南通志

楊理巡撫河南值歲歉河大決汴城幾墊有議遷改者民心洶懼公曰遷豈易事乃增築汴隄高厚禱於

河水亦去

潘壘換工部右侍郎楊公傳理字貫之成化丙戌進士

沈杰長洲人成化甲辰進士知歸德州州當黃河衝
隨塞隨決公至相度源流地形高下乃於城外五里
許築長隄捍水樹以榆柳又開白柳等河河水由之
入淮睢民始免墊溺入為右軍都督府經歷歷河南

右布政

王鏊撰
公墓表

行水金鑑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孝宗弘治二年四月癸丑河南鎮巡等官奏修築黃河決隄財用浩繁欲將今歲起運各邊糧存留三分之一戶部覆議邊儲見缺難準存留惟折銀分數可隨宜量減舊例河南輸大同宣府米每石徵折色銀一兩輸真保定者

石徵五錢或六七錢今請各遞減一錢於內可得銀六萬餘兩并以布政司積貯十七萬餘兩給之亦可足用 五月庚申河南守臣奏河決開封黃沙岡蘇村野場至洛裏隄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五處入沁河所經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上曰黃河衝決民居蕩析朕深愍念其即行巡撫官督所司役五萬人修築務使河復故道不為民害以副朝廷救災卹患之意 六月庚寅戶科都給事中張九功等以黃河為患言防水三策一欲徙居民

以避水患一欲多穿漕渠分殺水勢一欲修築故基頻年
勞費終難成立事下工部議謂河南自古都會之地今王
府城池司府衛大小衙門軍民居址所在規制已定若乃
一旦遷移未易輕議況安土重遷人心所繫亦難遙度宜
仍行鎮巡等官詳議其利害以聞從之 九月庚辰改南
京兵部侍郎白昂為戶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賜之敕曰
近聞河南黃河泛溢自金龍等口分為二股流經北直
隸山東地方入於張秋運河所過閘座間有淹沒隄岸

多被衝塌若不趁時預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潰決旁出有妨漕運所繫匪輕今以爾曾監督工程績效著聞特改前職馳驛會同山東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同三處分守并知府等官自上源決口至於運河一帶經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從長計議修築疏濬應改圖者從便改圖各照地方量起軍民人夫乘時興工務要隨在有益各為經久不可虛應故事仍須禁約所司毋得指此妄加科派騷擾地方凡用工軍夫皆

須撫卹周備毋令下人逼迫剥害違者輕則聽爾量加懲治重則送各該問刑衙門問理爾為朝廷重臣受茲委託尤須晝夜用心躬親勤勞博采衆長相機行事務使軍民不擾工程易集斯為爾能事完之日爾即回京仍將修過緣由并用過工料數目造冊奏繳以憑查考故敕 十一月庚辰巡按監察御史陳寬等奉旨議遷汴城以避河患上疏言黃河之水自古為患所以禦防之者亦惟修築隄岸耳今幸下流衝決分為數派徐圖

修塞豈無善策固不必多穿漕渠分殺水勢亦不宜輒

議遷城搖動人心況當饑饉之餘公私匱乏百爾財力

於何仰給上命所司知之遷城之議遂不果行

明孝宗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江荊口并

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命官治之

明會典

是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木集口經虞城碭山四

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

陵岡入海

續文獻通考

是年河決原武及封丘荆隆口下曹濮冲張秋又冲
中牟并儀封考城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

之

淮安府志

是年河決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於祥符
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
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於宿瀾漫四出不由故
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以避其
害左布政司徐恪力陳不可乃止命白昂往治之昂

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隄以防張
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
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徑符離橋而南皆浚而深廣
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
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水患稍息昂又
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
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
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

相水盈縮以時啓閉蓋東北分治而東南注疏云

明紀

事本末 白公建議修古河隄作石堰啓閉甚善乃其事竟寢不行惜哉

是年河徙汴城溢流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濮衝張秋運河命刑部尚書白昂治之役夫三十五萬遂塞金龍口於滎澤開渠導河由陳潁至壽州達於淮

又築渠堰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

北河續記

李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衝決無常治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國朝凡四決後

為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之親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為憂而河南復虞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倍增汴隄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

亦明矣哉

康濟論

明孝宗弘治三年正月辛巳戶部左侍郎白昂奏臣奉

敕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勢至於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縣界折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

併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為合潁渦二水而入於淮者其間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於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隄岸以衛張秋已與河南巡撫等官議行之然所司原議第開山東河南北直隸河道而直隸徐淮境內實河所經要地擬議未及其事

尚無所統下工部議請復令昂仍會同巡撫等詳議修
濬事宜以聞從之 二月己丑遣祭大河之神以戶部
侍郎白昂奏欲開浚河道故也 十二月庚戌總督漕
運都御史張偉言徐州小黃河舊州城西北上通沁水
下接漕渠宋熙寧間河決為患守臣蘇軾隄以巨石鎮
以黃樓自是水不為患近年黃河復決改流城北其勢
洶湧壞兩岸軍民居舍及城郭俱可憂臣會巡按管河
等官議疏濬但上流地屬河南請敕工部移文河南巡

撫都御史錢鉞等協同勘處併工修濬務為經久之計

從之

明孝宗實錄

公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隄捍禦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隄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

吳寬撰刑部尚書康敏白公傳
字廷儀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

刑部
尚書

明孝宗弘治四年十月戊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

懷慶二府及歸德宣武睢陽三衛被災之家

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決蘭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墓志弘治辛亥公方垂髻河決蘭陽城舉

家舟而覆忱有朱衣掖公泊於林杪而免墓志韓邦奇作

按河之入海自碣石而千乘自千乘而入淮至是又

由汴矣河之三大遷也

河志

明孝宗弘治五年八月庚戌命工部左侍郎陳政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等處河道敕曰朕聞黃河
流經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平曠之地遷徙不常為患久
矣近者頗甚蓋舊自開封東南入淮今故道淤淺漸徙
而北與沁水合流勢益奔放河南蘭陽考城山東曹縣
鄆城等處俱被淹沒勢逼張秋運道潦水一盛難保無
虞廷臣屢請修濬且言事連四省不相統攝須得大臣
總理庶克濟事今特命爾帶同本部員外郎陶嵩署員
外郎事張謨前去同各該巡撫巡按督同布按二司及

直隸府衛掌印并管河官員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
一帶直抵運河躬親踏勘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
何處應修築以防其決會計樁木等料若干著落各該
軍衛有司措辦然後相度事勢緩急工程大小起倩附
近軍民相兼在官人夫趁時用工務使民患消弭運道
通行不可虛應故事然此係國家大計凡事有相關及
敕內該載不盡者聽爾計議停當便宜而行文武官職
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

徑自送問四品以上并方面軍職參奏爾受茲重託尤
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仍撫卹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
工易完而人不怨斯無負委任其勉之故敕 十一月
庚辰山東按察司副使沈鍾言臣提調所屬學校自濟
南至兗州第見郊野蕭條場無稼穡流民扶老攜幼呻
吟道路蓋由今歲山東天久不雨曹濮一帶黃河衝決
朝廷遣工部侍郎陳政巡視河決後夫數萬修築隄防
臣竊謂隄防不可不修而民情亦不可不念今天氣漸

寒夫役止月給米三斗其衣裳單薄將必有受凍而死
者欲乞暫停工役俟來春二三月後即并督成之庶民
不深怨而事亦易集工部覆議請仍行侍郎陳政酌量
處置從之

明孝宗
實錄

是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督
夫九萬治之弗績

河防
一覽

是年七月河決張秋

續文獻
通考

時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復決楊

家金龍等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隄入漕河與汶

水合而北行張秋隄乃遣政往政尋卒

明紀事本末

明孝宗弘治六年二月丁巳陞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
劉大夏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決河先是河決張
秋戴家廟遣工部左侍郎陳政總領疏浚修築之政歷
山東河南會守臣行視水勢疏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
滎澤縣之孫家渡口經中牟縣朱僊鎮直抵陳州一在
歸德州之飲馬池與鳳陽府亳縣地相連屬舊俱入淮

今已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縣地名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縣地名銅瓦廂決為數道俱入運河以致張秋一帶勢甚危急自堂邑至濟寧隄岸多崩圯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泄水亦有衝決今欲浚舊河以殺上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築隄岸增廣閘座已集河南丁夫八萬人山東丁夫五萬人鳳陽大名二府丁夫二萬人隨地興功分官督役奏上未幾政卒管河郎中陳綺請仍遣大臣總其事上命

會薦才識可用者三四人務在得人不限內外於是吏部尚書王恕等薦工部右侍郎謝綬南京工部右侍郎蕭楨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何鑑及大夏皆可用上曰今日治河不但恐其為民害抑恐有妨運道致誤國計所繫尤非輕必得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者久任之而後可汝等舉此四人孰可以允當是任於中宜定擬一人或再推可用者以聞僉謂大夏才識最優可當是任而大理寺右少卿馬中錫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鄭紀

亦次之請簡命一人以往遂以命大夏賜之敕曰朕聞
黃河自宋元以來與淮水合流由南清河口入海所經
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境遷徙不常屢為民患近年汴
城東南舊道淤淺河流北徙合於沁水勢益奔放河南
之蘭陽考城山東之曹縣鄆城等處俱被淹沒逼近張
秋有妨運道先命工部侍郎陳政會同各該巡撫按等
官設法修理今幾半年未及即工而政物故有司以聞
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

道致誤國計其所關係蓋非細故且聞陳政所行多有
非宜故詔有司會舉僉以爾大夏名聞故特陞爾為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理其事爾至彼先須案查陳政所
行事務酌量其當否當者緒續之否者改正之會同各
該巡撫按都布按三司及南直隸府州掌印官並管河
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兩直隸河患所在之處逐一躬
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濬以殺其勢何處應修築
以防其決及會計椿木等料有無而設法分派軍民夫

役多寡趁時起集必須相度地勢詢訪人言務出萬全
毋貽後患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
已春暮運艘將至敕爾即移文總督漕運巡河管河等
官約會自濟寧循會通河一帶至於臨清相視見今河
水漫散其於運河有無妨礙今年漕船往來有無阻滯
多方設法必使糧運通行不至過期以失歲額糧運既
通方可遡流尋源按視地勢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
以為經久之計必須役不再興河流循軌國計不虧斯

爾之能此係國家大事凡敕內該載不盡事理爾有所見或人言可采聽爾便宜而行一應文武職官敢有怠慢誤事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文職五品以下徑自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並方面軍職參奏爾受朝廷重託尤當晝夜籌畫勉圖成功不許苟且麤率勞民力於無用靡財用於不貲以致生他變仍須撫卹下人使皆樂於趨事則功易完人不怨斯無負於委任其勉之慎之故敕 十二月丁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余昇言

河之為患或決而南則其患在河南或決而北則其患在山東漢既決酸棗復決瓠子北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既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宋都關中或都大梁河決為患不過害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在北專籍會通一河漕東南之粟以供軍國之需若決而北則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嘗因巡歷所至博采輿論得治河之策大要有四一曰疏濬夫長河西來一瀉千里非殺其勢而利道之其衝突有不可禦者昔滎鄭之東五

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而不洩或河身以狹隘而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溢北決今惟宜躡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地勢可疏者疏之可濬者濬之凡堪殺水勢之處無不加疏濬之功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殺水勢於東南又須作隄岸於西北今黃陵岡等處舊隄壞缺豈可因循遷就縱水奔鬻宜廣起丁夫多收樁料相下

流東北之形勢去水遠近可補者補之可築者築之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以入於海則張秋等處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竊見河南按察司僉事張鼎廉幹老誠熟知河道今治河之務請悉以付之俾往來巡視隨宜疏塞庶幾財不浪費而河患可除四曰久任邇者都御史劉大夏奉命修河單車就道戴星出入不常厥居謂宜如各巡撫事例令大夏以歸德州或東昌府為公館居中裁決分屬治事凡所建白一一準行久任

專信使之展布四體竭盡才猷庶幾遠大之功可就上
命所司看詳以聞工部覆奏謂所言可用請移文巡撫
并治河等官各司其事吏部覆請陞張鼎為布政司參
議專管修河俱從之

明孝宗
實錄

是年總理河道劉大夏疏略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
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
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
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

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
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
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
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修整前
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通南去使下徐
沛由淮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
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亦皆有備仍於張秋鎮南北
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隄一條

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再東決壩可以泄水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一帶閘河險阻尤為便利

北河續記

是年又決張秋東堤奪汶水以入海是時議者謂河不可復宜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都御史劉大

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隄以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醜為二一由符離出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

土至決口去室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
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隄隱如長虹又起河南
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隄亘
三百六十里即今太行隄也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
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
芻不可勝計

南河
全考

明孝宗弘治七年五月甲辰命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
伯陳銳往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河決賜之敕曰朕

惟天下之水黃河為大國家之計漕河為重即今河決張秋有妨運道先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未見成功茲特命爾等前去總督修理爾等至彼會同大夏相與講究次第施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山東直隸河患所經之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修補以防其決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深浚以收其泛溢或多為之委使水力分散以瀉其大勢或疏塞並舉使挽河

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之際必以當
急為先今河既中決運渠乾淺京儲不繼事莫急焉爾
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不致過期以虧歲額斯
爾之能然此乃國家大事或敕內該載不盡事理爾等
有所見聞聽爾便宜而行其一應合用竹木麻鐵等料
應役軍民夫匠人力如原先料派起集不穀方許量為
加添不可輕信人言過為科差還念此時瀕河軍民方
困饑疫不幸值此大役甚不聊生萬一功有不成物為

徒費或生他變悔之何及各該司府州衛等衙門委任
集辦并借用順帶夫料等項不許推調稽違誤事有應
奏聞者奏來處置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
所委文武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罰
重則文職五品以下拏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
方面軍職參奏究治爾等受茲重任必思廉以律己勤
以建功廣詢博訪事不必專於一己深謀遠慮計必出
於萬全仍禁戢下人使不敢怙勢作威以凌人招賄受

惜物用使不至假公營私以浪費冒支所用軍夫尤宜
用心撫卹必使勞逸均平不至失所如此則役不徒興
而大功可成矣不然則勞民力於無用之地棄民財於
不測之淵咎將誰歸爾等其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丁
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奏今茲修築河防固以糧運
為急尤以卹民為先必須處置財力之所從出乃可濟
事若全藉一方民力實有不能堪者乞敕該部議處其
宜工部覆奏謂先是會官奏準已將本部原貯抽分銀

二百萬兩運送都御史劉大夏為修河之用凡河南山東在官錢糧除送運外其存留者悉聽取用如尚不足請以浙江蕪湖二抽分廠之銀半濟之其山東河南京班人匠亦聽存留應役修理閘座石壩隄岸所用甄石請以糧船民船帶運城甌量留備用文武職官人等有智識過人可備咨詢辦理者悉聽徑自延訪取用惟假此以希進者不得參與從之 九月丁酉禮科給事中孫儒奏黃河自國初以來雖遷徙不常然其勢北高南

下至成化間始南高而北下以至貽今日之患今欲治之莫若先自丁家道口濬其南岸廣二三仞以容狂瀾復濬桃源宿遷深三四仞以殺水勢開符離歸德使其勢北高南下沿張秋而上以竿測之於其淺處樹木橫箔下石築土以欄上流又恐明年春水泛漲衝決土壩先於張秋迤西開曠之處挑濬湖蕩以瀦潦水然後於其決口如先年徐有貞故事厚築隄岸修砌石崖為便工部覆奏請下治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

大夏斟酌施行從之

明孝宗
實錄

行水金鑑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河水

明孝宗弘治七年十月甲戌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後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日費百金臣聞各官初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久之似焚不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萬目咸見衆口駭歎神

示此怪豈偶然哉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若太監總兵官不可取回亦乞將帶來匠作人等盡行取回量留一二名以備役使又言黃河之水必當濬其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滾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欲黃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賈魯隄即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河南巡撫等官嚴加禁約事下工部議謂治水患卹民隱俱朝廷重事茂元所言取回差官人匠

乞為裁處其欲止滾水壩請行興等會議處置河南之民阻築河隄亦請行巡撫等官禁約上令會官議處以聞於是會多官廷議以為自興等至張秋之後始與大夏相地勢水勢所宜即決口西南開越河一道致糧運可以通濟且今霜降水落正係修築之時而調到官軍民夫數多亦正可併工修築請仍令興銳大夏同心協力務底成功仍惜財卹民減省冗費嚴禁所部人匠不許生事害人其工役人等加意撫卹毋致失所河南之

民該管有司不行禁止者一體治以重罪從之 十二
月甲戌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以築塞
張秋決口功成奏聞上遣行人齎羊酒往勞之以黃陵
岡工程未可即已命工部集議以聞於是議謂張秋決
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
泛溢復有後患其黃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
勢洶湧隨築隨決恐非一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三
人來春量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

堅厚以期永久其東昌臨清德州一帶河道亦須逐一經理復講究黃陵岡事宜可疏可築相機而行必求允當而後已俟事畢興銳具奏先回大夏仍會同各巡撫等官用心修理如賈魯河孫家渡口四府營并馬雄家口等處亦宜再加疏築使運道疏通以為經久之計議上有旨命安平鎮等處河道及南旺湖水利仍令興銳大夏設法疏築修濬功完具奏待報回京

明孝宗實錄

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難故

既塞之後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
又築長隄荊隆口之東西各計二百餘里黃陵岡之
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恒南行故道而下
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以弘治七年十月
而畢以八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

劉健

記略

鄧舉為河南副使適河決張秋東山劉公檄公問計
公曰河即未可治須下流分殺其勢乃築隄防庶幾

可塞東山如其言事果濟上善其贊畫陞俸一級

張壁

撰戶部尚書

鄧公墓志

李善為河南僉事時河決張秋劉公與平江伯偕來
求綜理其事者藩臬以公應公為相度水勢開修賈
魯河四十八里改河南注築塞黃陵岡決口百十餘
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決公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

功乃成詔陞俸一級

王九思撰南工部
尚書李公墓志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大夏

以右副都御史往治河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七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三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至濟寧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功大而費小逾於徐有貞甚壘書褒之尋入為戶部左侍郎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太保謚忠

宣

山東全
河備考

劉忠宣弘治之後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迺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

決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為法矣

劉天和問水集

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
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上言河流湍悍張秋乃下
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隄以
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河可
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隄復決九十餘丈
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闊
至九十餘丈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或

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銳等協治之河南巡撫都御史徐恪上言臣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

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南之新河又
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乃者上
厯聖衷特命都御史劉大夏經理而伏流橫溢功力
未竟議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隄復壞
遂謂河不可治至有為海運之說者得毋以噎而廢
食哉夫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
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故湍悍之勢不可
遽回今自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

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僅二百餘年
若疏而濬之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
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靖口下通歸德丁家道
口且可以分水勢今梁靖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
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濬
之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
可塞運道可完毋求近功毋惜小費毋以小債敗輒
阻幸而成功則萬世之利也命下部議行之 大夏

發民丁數萬於上流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
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
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浚祥符四府
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道一由宿遷小河口
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
四十里由曹縣出徐州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築西
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
長三百六十里五旬而事竣費輕功重逾於徐有貞

云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始河自清河縣入淮
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
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 七年九月加山東參
政張縉秩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
河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為通政司右通政時衝決
之餘溝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於
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固舊防又新築南旺東隄
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行無阻至今便

之明紀事
本末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於千乘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為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

軍

今青縣

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

今海豐

入海二

流迭為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

五年河決陽武故隄一由南清河

即泗水

入淮是也五

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

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

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

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橫糜爛之區矣

禹貢
錐指

明孝宗弘治八年二月甲戌山東兗州府推官丁伯通

上疏言三事一修河防謂黃河為中國患其來久矣今張秋之決雖已塞而當為後圖臣以為塞下流為力似易而有後患塞上流為力似難而免後虞為今日計莫若舍張秋之初役而專意於黃陵岡雖曰求可責效旦夕然委任之專議論之同上下齊心財力俱備未有無成效者也疏上命所司詳議以聞 已卯河復南流故道先是都御史劉大夏等言安平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

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為運道久安之計事下
廷臣集議如大夏等言大夏等乃以正月十日興工築
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七處凡旬有五日而完蓋黃陵
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荊隆等口又居黃
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
皆喉襟要地諸口既塞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
分流逕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而
大名府之長隄起河南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又

歷山東曹州曹縣直抵河南虞城縣界凡三百六十里
荊隆口等處新隄起于家店及銅瓦廂陳橋抵小宋集
凡一百六十里其石壩俱培築堅厚而潰決之患於是
息矣 四月辛巳先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
伯陳銳奉命治張秋河決初至祭大河之神時天氣陰
晦帛不能燃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聞之以為神明
示此必有警戒又聞興等參隨人衆餽廩之外日費銀
七兩又見同知王珣呈銀二千兩不足十日之費遂上

奏欲取回興等專委大夏以免地方煩擾上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興等皆不取回惟令工部移文速其成功仍令興節省浮費約束所部毋生事擾民興等因懇茂元所奏皆妄下巡撫都御史熊翀巡按御史王槐勘實以茂元不能無罪刑部因請下御史逮問上不允命執送錦衣衛獄於是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并南京十三道皆論救之獄具刑部擬茂元贖杖還職得旨茂元奏事不實降二級調別任 七月丁酉內官監太監李興

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言臣等奉命修河今安平鎮黃陵岡荆隆等決口與大名府等處隄岸俱修築堅固賈魯河孫家渡四府營南旺湖及諸處泉源并兗州東昌一帶漕河俱疏濬通利回京之期伏俟進止上賜

敕召還

明孝宗實錄 是年八月大夏等復命九月李興等受賞賜未幾復決速成之所致也

茂元被誣詔差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遮節泣訴稱冤節亦泣擁莫可行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乃慰諭以去及陛見挺身跪不伏上益怒繫錦衣

獄僉謂莫測節入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得民心
且犯非其罪語與淚俱諸中貴約與之解南北言官
交章論救上察其忠謫長沙府同知後治河一如其

策

雷禮撰刑部
侍郎楊公傳

茂元上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命李興
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且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四
夷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茂元
為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同知茂元守陞

子也

明紀事
本末

明孝宗弘治九年十月戊戌戶部奏河南中牟蘭陽儀封考城四縣以河決民田盡沒今年夏稅糧宜盡令折布每疋折麥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徵銀三錢

從之

明孝宗
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一年七月壬子工部管河員外郎謝緝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宿遷地方水利通行河無淺阻往來船隻省盤剥之

費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
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等處通由南宿遷小河口流入漕
河其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又呂梁徐
州二洪全賴沁水接濟其源出自山西沁源縣經河內
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然近
年河沁之流混合為一即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
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為憂滋甚乞敕
工部行直隸并河南巡撫都御史各委官於歸德衝決

處所量為築塞疏濬過黃河之水流入徐州以濟漕運
其沁水仍行河南管河官員常加挑濬淤淺修築隄防
務使流入徐州以濟徐呂二洪不至為黃河牽引別流
如此庶水利深廣漕運通利工部覆奏請下所司會勘
計議築塞挑濬從之 八月癸未命賑卹河南祥符縣
民之被河患者 十二月己未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
張鼎言臣前此奏擬修築侯家潭口決河接濟徐呂二
洪以便運道今自六月以來河流四溢隄防盡決而潭

口決啗彌深比舊廣闊數倍工費浩大卒難成功臣嘗
行視河勢見荊隆口隄內舊河通賈魯河由丁家道口
下入徐淮其故迹尚在若於上源武陟縣木藥店別鑿
一渠下接荊隆口舊河倘此後河流南遷就引入渠庶
沛然之勢可以接濟二洪而糧運不致艱阻事下工部
覆奏請移文漕運都御史李蕙與同議處從之

明孝宗
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戊申鎮守淮安漕運總兵都
督僉事郭鉉等言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奏欲將荊隆

口等處舊河隨宜修濬倘後黃河南遷就引沁水入渠
庶使徐呂二洪糧運不致艱阻又欲停徵侯家潭缺口
買辦椿草等項銀兩止將各該軍衛有司人夫起倩疏
濬緣本官專管河道年久且才力足以辦此宜即令其
督理待工完量請旌擢工部覆奏從之

明孝宗
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二月戊戌山東兗州府知府龔弘
奏近河南管河副使張鼎見河勢南行奏欲自荊隆口
分沁水入賈魯河又自歸德州迤西王牌口等處分水

亦入賈魯河俱令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以便運道但今秋以來水從王牌口等處東行仍逆流東北至黃陵岡又自曹縣入單縣南連虞城漂沒廬舍人畜乞行山東河南守臣會勘二省地土之高下水勢之逆順河南地方如黃河水勢不從丁家道口入徐州當聽其南行將歸德州等處王牌等決口修築堅固不使水往東流山東地方將大小隄岸俱築至丁家道口為止以防漕運及將兗州府管河通判專在黃陵岡至丁家道口管理

隄岸管泉同知不妨疏濬泉源兼管河道事下工部議
以預防水患接濟運河各官處置略同然無歸一之論
難以遙度宜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帶同管水利官
親詣二省地界相度計處其管泉同知仍會管泉主事
定議管理從之 三月己巳初安平鎮決河既塞之後
侯家潭口復有衝決之患河南按察司副使張鼎議塞
之既而以工費浩大再議於丁家道口上下另鑿河渠
一道下入徐州以便漕運有旨命行漕運都御史議處

未報而兗州知府龔弘奏謂河水從王牌口等處而東不由丁家口而南至黃陵岡入曹單虞城諸縣乞賑給諸被患之家仍令山東河南守臣議疏濬修築之策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鄭齡奏謂徐呂二洪為漕運要道藉河沁二水合流東下以接濟之今丁家道口上下河決隄岸者十有二處共闊三百餘丈而河道淤塞者三十餘里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流有阻疏濬修築誠今日急務臣等

請各盡其力工部覆奏從之 十月丙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曹玉奏徐州并蕭沛碭豐諸縣皆被河患蓋因
賈魯河丁家道口衝決散漫東注不歸故道巡撫河南
都御史鄭齡雖嘗奏請修築久未成功乞遣有幹局官
一人歷河南并直隸被災之處閱視水決源流咨詢修
築方略以為經久之利事下工部覆奏謂宜行河南山
東巡撫巡按等官親歷災所覆視各決口修築工程如
將完即督所司速成或工鉅費繁奏聞區處管河等官

或仍前因循廢職者具奏治罪從之

明孝宗實錄

是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曹單被害時河南議挑馬水河身使下濟運河曹縣知縣鄒魯陳言修長隄以捍水兗州知府然其議具實以聞明年春事下巡撫委參政陳某修完復決又委參政杜某因舊隄分命同知李某督夫二萬人給以糧加修之兩閱月告成隄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計一百

五十里

山東
通志

是年六月河決李家楊家等口洪水橫流曹單等處
被害尤甚 按以忠宣之善治不能保河之安流數
年蓋河決者天災人事之所關不能永保於後來亦
不可推究於往日

河志

按宋濂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
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
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禹治水至於

大陸播為九河入於勃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隄踰曹鄆地幾十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濬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濂又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備著於左學士

張元禎與張憲副鼎書曰聞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
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支以達
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平之勢一則可
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溢之
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之海理同勢
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
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於天
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套原武之間

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於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
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繞畿甸亦可壯京
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
之利也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口分
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
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口
及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
輝稍撥附近糧船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

亦國家之長計也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隄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青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十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嗚呼循金隄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

有作破拘攣之見或有取於吾言爾矣

續文獻通考
諸說錄以

備考而於運道
或恐未必相宜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九月乙未以河水為患免河南開

封府及直隸歸德衛夏糧籽粒有差

明孝宗
實錄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五月癸巳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

郭鉉奏徐州小浮橋一帶河道乾涸有妨糧運蓋由曹

縣河決上流淤淺所致乞行疏濬工部覆奏下河南及

直隸巡撫漕運等官查勘處置從之

明孝宗
實錄

按明初黃河分六道出滎陽者至壽州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歸德者至宿遷入漕出儀封者由新集趙家園經蕭縣北至徐州小浮橋入漕此河流經徐之始也蓋治河難而治河於徐尤難之難夫星宿發源如此其遠也汴沁與泗水如此其廣也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欲以區區一帶之渠容之勢已危矣況淤沙漸隆窮年築隄僅與河平曾莫能與爭也語見徐州志弘治以前

小浮橋一帶河道常虞其乾涸有防漕運嗣後更甚
當潘宮保治河時據徐州碭山鄉民呈稱老河故道
自新集歷趙家園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
曰銅幫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
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北徙忽東忽西靡
有定向水行河底即是平陸潘公嘗上疏欲復小浮
橋故河矣萬恭治水筌蹄云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
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

橋大河會則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
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逆四十里至茶城悉為大
河高閘沈河中不復見則汶與河交會在茶城矣可
見數十年間河流之變遷若此

小谷口
薈叢

行水金鑑卷二十一